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吴敬梓

著

# 儒林外史



# 目 录

## 第一回

说楔子敷陈大义 ..... 1  
借名流隐括全文

## 第二回

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..... 11  
周蒙师暮年登上第

## 第三回

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..... 20  
胡屠户行凶闹捷报

## 第四回

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..... 31  
打秋风乡绅遭横事

## 第五回

王秀才议立偏房 ..... 40  
严监生疾终正寝

### 第六回

乡绅发病闹船家 ..... 50  
寡妇含冤控大伯

### 第七回

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..... 59  
王员外立朝敦友谊

### 第八回

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..... 68  
娄公子故里遇贫交

### 第九回

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..... 77  
刘守备冒姓打船家

### 第十回

鲁翰林怜才择婿 ..... 86  
蓬公孙富室招亲

### 第十一回

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..... 95  
杨司训相府荐贤士

**第十二回**

名士大宴莺脰湖 ..... 104  
侠客虚设人头会

**第十三回**

蘧驪夫求贤问业 ..... 113  
马纯上仗义疏财

**第十四回**

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..... 122  
马秀才山洞遇神仙

**第十五回**

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..... 130  
思父母匡童生尽孝

**第十六回**

大柳庄孝子事亲 ..... 139  
乐清县贤宰爱士

**第十七回**

匡秀才重游旧地 ..... 148  
赵医生高踞诗坛

### 第十八回

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..... 157  
访朋友书店会潘三

### 第十九回

匡超人幸得良朋 ..... 165  
潘自业横遭祸事

### 第二十回

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..... 174  
牛布衣客死芜湖关

### 第二十一回

冒姓字小子求名 ..... 182  
念亲戚老夫卧病

### 第二十二回

认祖孙玉圃联宗 ..... 190  
爱交游雪斋留客

### 第二十三回

发阴私诗人被打 ..... 199  
叹老景寡妇寻夫

**第二十四回**

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..... 208  
鲍文卿整理旧生涯

**第二十五回**

鲍文卿南京遇旧 ..... 217  
倪廷玺安庆招亲

**第二十六回**

向观察升官哭友 ..... 226  
鲍廷玺丧父娶妻

**第二十七回**

王太太夫妻反目 ..... 235  
鲍廷玺兄弟相逢

**第二十八回**

季苇萧扬州入赘 ..... 243  
萧金铉白下选书

**第二十九回**

诸葛佑僧寮遇友 ..... 252  
杜慎卿江郡纳姬

**第三十回**

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..... 261  
逞风流高会莫愁湖

**第三十一回**

天长县同访豪杰 ..... 270  
赐书楼大醉高朋

**第三十二回**

杜少卿平居豪举 ..... 280  
娄焕文临去遗言

**第三十三回**

杜少卿夫妇游山 ..... 288  
迟衡山朋友议礼

**第三十四回**

议礼乐名流访友 ..... 297  
备弓旌天子招贤

**第三十五回**

圣天子求贤问道 ..... 306  
庄征君辞爵还家

**第三十六回**

常熟县真儒降生 ..... 314  
泰伯祠名贤主祭

**第三十七回**

祭先圣南京修礼 ..... 323  
送孝子西蜀寻亲

**第三十八回**

郭孝子深山遇虎 ..... 332  
甘露僧狭路逢仇

**第三十九回**

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..... 341  
平少保奏凯青枫城

**第四十回**

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..... 349  
沈琼枝利涉桥卖文

**第四十一回**

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..... 358  
沈琼枝押解江都县



#### 第四十二回

公子妓院说科场 ..... 367  
家人苗疆报信息

#### 第四十三回

野羊塘将军大战 ..... 375  
歌舞地酋长劫营

#### 第四十四回

汤总镇成功归故里 ..... 384  
余明经把酒问葬事

#### 第四十五回

敦友谊代兄受过 ..... 392  
讲堪舆回家葬亲

#### 第四十六回

三山门贤人伐别 ..... 401  
五河县势利薰心

#### 第四十七回

虞秀才重修玄武阁 ..... 410  
方盐商大闹节孝祠

#### 第四十八回

徽州府烈妇殉夫 ..... 419  
泰伯祠遗贤感旧

#### 第四十九回

翰林高谈龙虎榜 ..... 427  
中书冒占凤凰池

#### 第五十回

假官员当街出丑 ..... 435  
真义气代友求名

#### 第五十一回

少妇骗人折风月 ..... 442  
壮士高兴试官刑

#### 第五十二回

比武艺公子伤身 ..... 449  
毁厅堂英雄讨债

#### 第五十三回

国公府雪夜留宾 ..... 458  
来宾楼灯花惊梦

**第五十四回**

病佳人青楼算命 ..... 466  
呆名士妓馆献诗

**第五十五回**

添四客述往思来 ..... 476  
弹一曲高山流水

**第五十六回**

神宗帝下诏旌贤 ..... 484  
刘尚书奉旨承祭

## 第一回

#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

---

人生南北多歧路。将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百代兴亡朝复暮。江风吹倒前朝树。功名富贵无凭据。费尽心机，总把流光误。浊酒三杯沉醉去。水流花谢知何处。

这一首词，也是个老生常谈。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，是身外之物，但世人一见了功名，便舍着性命去求他，及至到手之后，味同嚼蜡。自古及今，那一个是看得破的！

虽然如此说，元朝末年，也曾出了一个嶮崎磊落的人。这人姓王，名冕，在诸暨县乡村里住。七岁上死了父亲，他母亲做些针黹，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。

看看三个年头，王冕已是十岁了。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：“儿阿，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。只因你父亲亡后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没有进来的。年岁不好，柴米又贵，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，当了当了，卖的卖了，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黹

生活寻来的钱，如何供得你读书？如今没奈何，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，你又有现成饭吃，只在明日就要去了。”王冕道：“娘说的是。我在学堂里坐着，心里也闷，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读书，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。”当夜商议定了。

第二日，母亲同他到隔壁秦老家。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，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，指着门外道：“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，便是七泖湖。湖边一带绿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。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，十分阴凉。牛要渴了，就在湖边上饮水。小哥，你只在这一带顽耍，不必远去。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，每日早上，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。只是百事勤谨些，休嫌怠慢。”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，王冕送出门来，母亲替他理理衣服，口里说道：“你在此须要小心，休惹人说不是；早出晚归，免我悬念。”王冕应诺。母亲含着两眼泪去了。

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，每到黄昏，回家跟着母亲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腌鱼、腊肉给他吃，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，递与母亲。每日点心钱，他也不买了吃，聚到一两个月，便偷个空，走到村学堂里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，就买几本旧书。日逐把牛拴了，坐在柳阴树下看。

弹指又过了三四年，王冕看书，心下也着实明白了。那日，正是黄梅时候，天气烦躁。王冕放牛倦了，在绿草地上坐着。须臾，浓云密布，一阵大雨过了。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，渐渐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来，照耀得满湖通红。湖边上山，青一块，紫一块，绿一块。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，尤其绿得可爱。湖里有十来枝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。王冕看了一回，心里想道：“古人说‘人在画图中’，其实不错。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，把这荷花画他几枝，也觉有趣。”又心里想道：“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，我何不自画他几枝？”

正存想间，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，挑了一担食盒来，手里提着一瓶酒，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。来到柳树下，将毡铺了，食盒打开。那边走过三个人来，头带方巾，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，两人穿玄色直裰，都有四五十岁光景，手摇白纸扇，缓步而来。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，来到树下，尊那穿玄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，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——他想是主人了——坐在下面把酒来斟。吃了一回，那胖子开口道：“危老先生回来了，新买了住宅，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，值得二千两银子。因老先生要买，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，图个名望体面。前月初十搬家，太尊、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，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。街上的人，那一个不敬！”那瘦子道：“县尊是壬午举人，乃危老先生门生，这是该来贺的。”那胖子道：“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，而今在河南做知县。前日小婿来家，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，这一盘就是了。这一回小婿再去，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，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。他若肯下乡回拜，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。”那瘦子道：“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。”那胡子说道：“听见前日出京时，皇上亲自送出城外，携着手走了十几步，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，方才上轿回去。看这光景，莫不是就要做官？”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个不了。

王冕见天色晚了，牵了牛回去。自此，聚的钱不买书了，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、铅粉之类，学画荷花。初时画得不好，画到三个月之后，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，只多着一张纸，就像是湖里长的，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。乡间人见画得好，也有拿钱来买的。王冕得了钱，买些好东西，孝敬母亲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，争着来买。到了十七八岁，不在秦家了，每日画几笔画，读古人的诗文，渐渐不愁衣食，母亲心里欢喜。

这王冕天性聪明，年纪不满二十岁，就把那天文、地理、经史

上的大学问，无一不贯通。但他性情不同，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纳朋友，终日闭户读书。又在《楚辞图》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，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，一件极阔的衣服。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，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，他便戴了高帽，穿了阔衣，执着鞭子，口里唱着歌曲，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，到处顽耍，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只有隔壁秦老，虽然务农，却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因自小看见他长大，如此不俗，所以敬他爱他，时时和他亲热，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。

一日，正和秦老坐着，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头带瓦楞帽，身穿青布衣服。秦老迎接，叙礼坐下。这人姓翟，是诸暨县一个头役，又是买办。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，叫他干爷，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。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、杀鸡、煮肉款留他，就要王冕相陪。彼此道过姓名，那翟买办道：“这位王相公，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？”秦老道：“便是了。亲家，你怎得知道？”翟买办道：“县里人那个不晓得！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，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。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一径来寻亲家。今日有缘，遇着王相公，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。在下半个月后，下乡来取。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，一并送来。”秦老在旁，着实撺掇。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，只得应诺了。回家用心用意，画了二十四幅花卉，都题了诗在上面。翟头役禀过了本官，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。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，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，将册页取去。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，送与危素，作候问之礼。

危素受了礼物，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，爱玩不忍释手。次日，备了一席酒，请时知县来家致谢。当下寒暄已毕，酒过数巡，危素道：“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，还是古人的呢，还是现在人画的？”时知县不敢隐瞒，便道：“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，叫做王冕，年纪也不甚大。想是才学画几笔，难入老师的法

眼。”危素叹道：“我学生出门久了，故乡有如此贤士，竟坐不知，可为惭愧。此兄不但才高，胸中见识大是不同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，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？”时知县道：“这个何难？门生出去，即遣人相约。他听见老师相爱，自然喜出望外了。”说罢，辞了危素，回到衙门，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。

翟买办飞奔下乡，到秦老家，邀王冕过来，一五一十向他说了。王冕笑道：“却是起动头翁，上覆县主老爷，说王冕乃一介农夫，不敢求见。这尊帖也不敢领。”翟买办变了脸道：“老爷将帖请人，谁敢不去！况这件事，原是我照顾你的，不然，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？论理，见过老爷，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！如何走到这里，茶也不见你一杯，却是推三阻四，不肯去见，是何道理？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爷！难道老爷一县之主，叫不动一个百姓么？”王冕道：“头翁，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为了事，老爷拿票子传我，我怎敢不去？如今将帖来请，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。我不愿去，老爷也可以相谅。”翟买办道：“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！票子传着倒要去，帖子请着倒不去，这不是不识抬举了？”秦老劝道：“王相公，也罢。老爷拿帖子请你，自然是好意，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。自古道‘灭门的知县’，你和他拗些甚么？”王冕道：“秦老爹！头翁不知，你是听见我说过的。不见那段干木、泄柳的故事么？我是不愿去的。”翟买办道：“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，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？”秦老道：“这个果然也是两难。若要去时，王相公又不肯；若不去，亲家又难回话。我如今倒有一法，亲家回县里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，只说他抱病在家，不能就来，一两日间好了就到。”翟买办道：“害病，就要取四邻的甘结！”彼此争论了一番。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，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，送与翟买办做差钱，方才应诺去了，回覆知县。

知县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厮那里害甚么病！想是翟家这奴才走



下乡狐假虎威，着实恐吓了他一场。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，害怕不敢来了。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，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，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。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。他看见赏他脸面，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，自然大着胆见我，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，却不是办事勤敏？”又想到：“一个堂堂县令，屈尊去拜一个乡民，惹得衙役们笑话。”又想到：“老师前日口气，甚是敬他。老师敬他十分，我就该敬他一百分。况且屈尊敬贤，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。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，有甚么做不得！”当下定了主意。

次早，传齐轿夫，也不用全副执事，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，翟买办扶着轿子，一直下乡来。乡里人听见锣响，一个个扶老携幼，挨挤了看。轿子来到王冕门首，只见七八间草屋，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。翟买办抢上几步，忙去敲门。敲了一会，里面一个婆婆，拄着拐杖出来说道：“不在家了。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，尚未回来。”翟买办道：“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，怎的慢条斯理！快快说在那里，我好去传！”那婆婆道：“其实不在家了，不知在那里。”说毕，关着门进去了。

说话之间，知县轿子已到。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：“小的传王冕，不在家里。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，小的再去传。”扶着轿子，过王冕屋后来。屋后横七竖八几块窄田埂，远远的一面大塘，塘边都栽满了榆树、桑树。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，又有一座山，虽不甚大，却青葱，树木堆满山上，约有一里多路，彼此叫呼，还听得见。知县正走着，远远的有个牧童，倒骑水牯牛，从山嘴边转了过来。翟买办赶将上去，问道：“秦小二汉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？”小二道：“王大叔么？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。这牛就是他的，央及我替人赶了来家。”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。知县变着脸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进公馆了，即回衙门去罢！”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